



◆葉慶華(右)發起的「為百位烈士畫像」公益項目獲中華慈善團體獎。



◆學生們在為烈士畫像。



◆正在作畫的學生。



◆全國十餘所高校的數十位師生提起畫筆，為兩百多位在戰爭年代犧牲的烈士們還原生前樣貌。

十五年前，葉慶華的丈夫孟祥斌因跳入滾滾錢江中救人犧牲，女兒因為年幼甚至都還未記住父親的模樣。丈夫犧牲後，葉慶華走訪過許多戰爭年代犧牲老兵的家人，「他們犧牲前連照片都沒留下，成為了家人最大的遺憾。」為烈士的家人彌補無緣見面的遺憾，葉慶華開始奔走呼籲。在她的推動下，全國十餘所高校的數十位師生提起畫筆，為兩百多位在戰爭年代犧牲的烈士們還原生前樣貌，與家人「跨時空相會」。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俞畫 杭州報道／圖：受訪者供圖

師生妙筆接力 忠烈再展笑顏

軍人遺孀促成先烈與家人「跨時空相會」

「祥斌走了以後，我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都陷入在痛苦中，無法理解他在那一瞬間做的決定。」即使過去了十幾年，每當回憶起丈夫生命中的最後一刻，葉慶華總是會紅了眼眶。孟祥斌犧牲後被追授了烈士的稱號，但葉慶華坦言，她的心裏依然是怨着的，「恨」他在生死一瞬間的選擇。「直到有一天我在整理祥斌的遺物時，看到了他的日記，裏面記載着許多有關雷鋒的事跡，他還在入黨申請書上寫下了『雷鋒精神只有進行時，沒有過去式』的話。」

李鳳英：他穿軍裝就當是爸爸

丈夫是軍人，為了走進丈夫的內心，葉慶華用幾年的時間，走訪了雷鋒生前的班長、連長和許多老兵，還因此認識了不少英雄的家人。2018年，她結識了抗美援朝烈士李四的女兒李鳳英。李鳳英告訴葉慶華，自己從來沒有見過父親，一直想有一張父親的照片。後來她在網上看到一位烈士和自己臉型有點像，就把圖片打印出來，一張放在客廳，一張放在臥室，一張隨身帶着。「反正他穿着中國人民志願軍的衣服，我就當他是我的爸爸了。」李鳳英的話給了葉慶華很深的觸動，對於親人們來說，這樣的「念想」有多珍貴？葉慶華感同身受。

李洪生：泛黃烈士證 父親全部

2020年11月，遼寧大連的李洪生收到一封來自葉慶華的掛號信，裏面是一幅穿着軍裝的青年畫像。畫像上的青年是李洪生的父親李長芝，這是75歲的他第一次「見到」父親的模樣。1946年，李長芝在解放戰爭中犧牲，安葬在山東省萊陽市紅土崖革命烈士陵園。對於李洪生來說，一紙發黃的烈士證明是父親的全部。只有照鏡子時，李洪生才能觸摸到父親的模糊輪廓，所有見過他父親的人都說，他和父親長得很像。然而，隨着李洪生自己也步入老年，這樣的聲音漸漸消失。「見過我父親的人一個個都走了。」在一次與葉慶華的聊天中，李洪生不禁感慨道。聽了他的故事，葉慶華想到了一個主意——在她的協調下，一位畫家參考李洪生年輕時的照片，再根據旁人的描述，補畫了一張父親的軍裝像，滿足了他的念想。

還原年代細節 先讀歷史再落筆

在葉慶華的奔走呼籲下，2021年3月，浙江省啟動「迎接建黨百年，為百位烈士畫像」大型公益活動。浙江傳媒學院動畫(漫插畫)專業的學生張露遙就是這個公益項目的學生參與者之一。「專業課程老師武小鋒，每學期總會在第一節課上向同學們介紹這項公益行動，當時我剛參加完美術生的高考，專業課考的就是素描頭像，有一定的基礎，因此一下課我就去找老師報了名。」張露遙說，自己的爺爺是老戰士，「小時候他會把過去戰爭的事當故事一樣講給我聽，每次我都把拳頭捏得緊緊的，既為了打了勝仗的部隊感到高興，也為那些奮勇殺敵的戰士們擔憂。」

武小鋒要求學生們在作畫前，需要先搜集烈士年代的故事與圖片，一方面可以在下筆時更有感情，另一方面，也需要根據史實去還原烈士犧牲前的服飾。「每一個年代、每一支部隊、每一個官銜的軍服都有細微的不同，但許多家屬手中並沒有烈

士犧牲前的照片。因此，我們只能先去找當時他在部隊的服飾的照片，再將其「穿」在烈士身上。」武小鋒說。

百字生平入手 反覆溝通細修

張露遙接到的「第一單」就是為焦守健烈士畫一幅畫像，「武老師將烈士的生平信息與一尊他的雕像照片發給了我，讓我先多看素材，再動筆作畫。」從焦守健烈士短短數百字的生平信息裏，張露遙看到了他年輕的一生——1912年出生於河北省衡水市饒陽縣屯里村一個鄉醫世家，14歲加入中國共產黨，1941年為了掩護同志，被日軍的子彈擊中頭部重傷而亡，犧牲前連一張照片都沒有留下。「武老師給我的雕像照片，還是2014年河北省民政廳根據村裏人的描述，外加參考了他哥哥的相貌，去重塑的。」張露遙說。

與專業考試中的素描頭像不同，為烈士畫像對真實性的要求更高。「許多家屬會把畫像當成烈士遺像，擺在家中祭祀。因此，他們希望畫像越真實越好。」初稿完成後，張露遙與焦守健烈士的家屬進行了多次的溝通與修改，才完成了最終的畫像。「很多時候家屬們的修改意見比較抽象，例如『眼神更堅毅』、『嘴角不要太嚴肅』之類，所以修改起來有一定的難度。」不過，張露遙並不覺得辛苦，在她看來，能參與到這個項目當中來，「就已經很榮幸和驕傲了。」

如今，這支公益隊伍仍在不斷擴大，包括浙江傳媒學院、中國美院、浙江師範大學、安徽師範大學等全國十餘所高校踴躍報名，90後、00後的美術專業學生利用假期不斷修改調整手中的烈士畫像，70後、80後的各大院校老師也改變畫風加入隊伍，至今已為兩百多位在戰爭年代犧牲的烈士們還原生前樣貌。有了畫像，英雄們不再只是烈士證上簡單的名字，他們被親人們以最高規格「請進家門」，從此一家團聚。

苦等七十五載 終與丈夫「同框」

特稿

因為一句「帶着妮兒好好過，別散了心」的承諾，山東聊城十里坑村99歲高齡的賈愛臣奶奶，堅守了整整七十五年。1947年，丈夫李廣武參軍離家奔赴戰場，就再也沒有回來。靠着丈夫當初那句話，賈奶奶獨自拉扯女兒長大成人，如今已是兒孫滿堂。幸福之餘，賈奶奶的心裏仍留有遺憾：丈夫犧牲時沒有留下一張照片，兩人也從未有過合影。

「得知賈奶奶的『念想』時，首批『為百位烈士畫像』已經結束，但學生們依然踴躍報名，最後利用小學期專業課程實踐完成了畫作。」浙江傳媒學院動畫與數字藝術學院動畫系主任武小鋒是活動的積極參與者，正是他帶領着學生完成了第一幅公益畫像。「原本我們打算像之前那樣，為李廣武烈士畫一幅單人像的，但聽說了賈奶奶與丈夫的故事後，大家決定為他倆創作一幅合影。」

還原年輕時髮型 留住「重逢」細節

「李廣武烈士的相貌是根據之前提供的一張素描還原的，而賈奶奶的樣子，則是大家根據她現有的照片，加之想像繪作的。」武小鋒說，通過走訪師生們了解到，賈奶奶年輕時曾有一頭長髮，編了兩根辮子，後來在村裏當了婦女主任後，就剪成了利落的短髮。「這個細節被我們留在了畫像裏，好似這就是李廣武勝利歸來後，兩人重逢的畫面。」

2022年7月27日，伴隨着「送烈士回家」的橫幅，志願者彭玉會將畫像送到了賈奶奶的手裏。看着母親邊流淚邊撫摸着畫像裏的丈夫，女兒李香存也激動不已。「媽媽，這像不像？」「像像像……」賈奶奶有些耳背，平日裏和她說話總要提高音量，但此刻她精神矍鑠，彷彿回到了畫像裏20多歲的年紀。「妮兒，過來看看你爸爸，他當年的眉眼是不是很英氣，別人都說你的眼睛不像我像你爸爸呢……」

「有人曾說，真正的死亡不是死去，而是被人遺忘。」在「2022年度中華孝人物/團體獎」的頒獎儀式上，葉慶華坦言，最初她發起公益行動，只是想幫部分烈士家屬彌補遺憾，沒想到小小的心願猶如火種，在全社會形成燎原之勢，越來越多的高校師生參與進來。彷彿冥冥之中的天意，相隔數十年、不同年代的年輕人借由一支畫筆、一幅畫像，進行了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話。在這無聲的對話中，先烈們的精神火炬傳遞並燃燒着，發出不滅的信仰之光。



◆賈愛臣奶奶對着畫像講述她與丈夫年輕時的故事。

「對着畫像說心事，像他從未離開過」

71歲的金志建是遺腹子，從來沒見過父親金汝連。童年，見到別的孩子騎在父親肩上，他會問奶奶，爸爸去哪兒了？但除了告訴他父親是志願軍，去了朝鮮，奶奶也講不出更多答案。「在我的記憶裏，父親就是烈士證上的一幀小小的畫像，常常被奶奶捧在手裏，一邊哭一邊輕輕地擦拭着滴上去的淚痕。」幾十年過去了，那本烈士證早已發黃，而父親的畫像也因為常年被淚水浸泡，變得模糊不清。

「小時候我常常在心裏『埋怨』爸爸，為什麼要丟下媽媽和我，還有什麼比家裏人更重要的麼？」金志建說，直到慢慢長大後，他才通過閱讀父親那代人的歷史，理解了他的選擇。「沒有他們的保家衛國，就沒有我們現在的和平生活。」1988年，彌留之際的奶奶把金志建叫到床前，囑咐他有機會一定要去朝鮮，找到父親的墳墓，帶他回來。隨着奶奶的離世，「找回」父親成了他後半生最大的心結。

得知「為百位烈士畫像」的公益項目後，金志建聯絡上了葉慶華，希望能有人為自己的父親畫上一幅畫像。很快，浙江傳媒學院動畫與數字藝術學院的教師申寧濤接下了這個任務。「我平日是畫彩色漫畫為主的，疫情期間還創作過漫畫版的中國英雄系列。」申寧濤說，與他的日常創作不同，烈士畫像是黑白素描，不需要誇張的筆法，而是要盡可能嚴肅真實。

四赴朝鮮尋父 走過十幾座墓園

為此，申寧濤走進了金汝連烈士短暫的一生：1951年，金汝連作為一名炮兵隨中國人民志願軍奔赴朝鮮戰場，在一次戰鬥中他被敵軍的炮彈擊中，大腿炸斷仍堅持作戰，最終因失血過多而犧牲，留下了年邁的母親、年輕的妻子和尚未出世的孩子……「為烈士畫一幅像，不僅是要畫一個人，更需要了解他背後的故事。」在申寧濤看來，每一次作畫都是一場精神的洗禮，令人更加珍惜當下的幸福生活。

金志建至今仍未能找到父親的墳墓，此前他曾四次赴朝鮮尋找父親的遺骸。「我走遍了十幾座墓園，查找了上萬塊墓碑，依然沒有找到我的父親。」捧回畫像後，金志建將它掛在客廳最正中的位置，每天早晨洗漱完畢，都會和父親說一會兒心裏話，講講兒孫輩的趣事。「開心的事，難過的事，遇到了第一反應就是跟父親說說，就像他從未離開過那樣。」



◆金志建望着父親金汝連的畫像。